法言義疏

法言義疏十九

吳　汪榮寶撰

孝至卷第十三

〔注〕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困學紀聞云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聞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篇其意一也翁氏元圻注云揚子法言終以孝至篇亦及堯舜夏殷周孔子非以孝至名篇蓋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按當作行在孝經自謂得與於斯道之傳與荀子一也然則何解於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哉按語擇字互誤按法言象論語故始學行而終孝至朱氏一新訓子雲以是寓依歸聖人之意是也道者天下之公器人人得而有之古代學者樸譾初未嘗立道統之說而自謂得預其傳至韓文公作原道始有此意其詆斥荀揚者殆欲擯之而自與實則所譏不精不詳因未可以爲定論載青謂法言義同孟荀是也謂無解於不精不詳則篇信韓公之過也

法言　李軌注

孝至矣乎〔注〕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不

加焉〔注〕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

孝至矣乎世德堂本無乎字按問明云聰明其至矣乎本篇云不爲世名之名其至矣乎又云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文與此同皆本繫辭易其至矣乎論語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無乎字非一言而該者說文晐兼日也引伸爲凡兼包之稱古書通以該爲之聖人不加焉者孝經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注將欲言其美按世德堂美作義　注一言而孝兼該百行按一言而孝義不可通疑此注本作一言而孝該兼百行傳寫誤倒耳　一言訓孝該訓兼百行孝兼百行正釋一言而該之義　注是至德也按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釋文引王肅云以孝爲德之至也

父母子之天地與〔注〕天縣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注〕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之裕不裕矣〔注〕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事

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注]自知不足則是舜父母子之天地與者繁露順命云父者子之天也漢書武五子傳載壺關三老茂上書云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世德堂本無兩乎字宋云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寡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兪云觀宋咸注云云是宋所據本亦無兩乎字不然則豈不知其爲疑間之辭而順疑其脫非字乎按世德堂本卽承宋注本之誤司馬云裕謂饒益優厚也楊子設爲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物豈能裕天地乎似溫公所據本有兩乎字榮按此兩句乃詰難之語學行云子爲道乎爲利乎先知云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本篇云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文例皆同萬物之不能有厚於天地乃盡人所明之理子於父母則亦猶是謂子能裕於父母者是謂萬物能裕於天地矣明無是理也宋據誤本增字爲解固失其旨溫公謂設爲疑問亦未吻合裕父母之裕不裕矣者子於父母之德無厚薄可論猶萬物於天地之施無多寡可校以父母之愛己而厚之者必有以父母之不慈而薄之者矣若是則僨父子之道於朋友之交雖自謂知所厚而適見其薄而己事父

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者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自知不足即終身慕之謂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雖極人倫之變無改烝烝之行是裕父母之不裕者乃眞裕也　注裕足至物也按說文裕衣物饒也引伸為凡富足之稱又引伸之為優厚弘範訓裕為足也者蓋以下文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即承此文而言故疑裕當為足然謂萬物但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則以裕為取足之意但足與取足義實不同裕可以訓足不可以訓取足恐謂下文云云雖以舜之事父母自知不足引證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之義而非以不足釋不裕此兩句當以溫公解為長言天地厚於萬物耳豈有萬物厚於天地之理邪　注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按足父母之足於義難通故變其文曰養父母自以為足然義與止文迴殊矣

注自知不足則是舜按止文其舜乎即孟子予於大舜見之矣之謂此解為舜行為者亦若是似亦非此文之旨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注〕無須臾懈於心

韓詩外傳引曾子云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

也愛日義見五百

孝子有祭乎有齊乎〔注〕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也〔注〕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寶〔注〕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齊三日乃見所爲齊者禮記之論齊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人人而不祭豺獺乎〔注〕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音義有齊側皆切下同按世德堂本作齋下同說文齋戒潔也經傳通以齊爲之孝子有祭乎有齊乎者言齊祭皆孝子之事惟孝子爲能行之祭義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也云云者音義屬荒音燭廣雅釋詁屬續也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

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

後可以交於神明也祭不賓者宋云孝子盡精極思而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吳云專乎所親司馬云賓謂

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僉云以儀禮言之則祭必有賓楊子此言非古制矣祭疑齊字之誤上文曰夫能存亡

形屬荒絕者惟齊也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此云是以齊不賓義正相應謂方齊之時不接見賓客也

齊誤作祭義不可通宋吳之解與禮不合先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則曲為之說矣按溫公義是也祭

義云仲尼嘗鄭注嘗秋祭奉薦而進其親也愨鄭注親謂身親執事時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

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客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客以遠若容以自反

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知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

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鄭注云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愨而趨趨釋文客

也口口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然則賓者賓客之容卽所謂濟濟漆漆者也不賓謂不為賓客之容正本祭義

曲閭妄據儀禮祭必有賓而謂揚子此言非古制乃以祭為齊之誤夫齋者心不苟慮手足不苟動豈但不接

賓客而已耶人而不祭豺獺乎者豺祭獸獺祭魚夏小正月令呂氏春秋孟春紀季秋紀及淮南子時則竝有其文說文獺如小狗水居食魚月令鄭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淮南子高注云獺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豺祭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　注祭嚴齊敬孝子之事按孝經云君子之事親也祭則致其嚴詩采蘋有齊季女毛傳云齊敬也　注夫齊主齊者按見上引祭義彼孔疏云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　注禮記之論齊備矣按世德堂本作論之備矣　注有慨乎時人按世德堂本人作也　注九月豺祭獸按此月令若夏小正則隸之十月洪氏震煊疏義云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乃者急辭也故祝此爲蚤呂氏春秋淮南子竝同月令　注正月獺祭魚按諸書皆同　注豺獺猶有所先按夏小正傳於獺獸祭魚下云祭也者得多也美其祭而後食之於豺祭獸下亦云眘其祭而後食之也公羊傳昭公篇解詁云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也月令鷹乃祭鳥鄭注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孔疏云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卽食故云示有先也

或問子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注〕生事愛敬死事哀戚

或問子世德堂本無問子二字此承宋吳本之誤溫公不言李本異同蓋所據本亦已誤脫也問子者問爲子之道死生盡禮二句乃答問之語論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即死生盡禮之義不直云可謂能子矣而云可謂能子乎者乎是庶幾之辭言爲子如此庶可謂之能也校書者誤以乎爲疑辭遂以此二句皆或問之語因刪問子字以與下章併合而語意不相銜接矣司馬云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不知脫在上不在下也治平本錢本並不脫注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按孝經文

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注〕必不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爲父舜之爲子此刪爲一章不與上章相屬章首曰字亦俗本妄增蓋既於上章刪問子字以死生盡禮云云爲或問之語因以石奮石建云云爲答問之語而於其上增曰字也治平本曰石二字占一格增補之迹顯然此舊監本無曰字之證石

奮石建者萬石君張叔列傳云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
以奮爲中涓受書謁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奮
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
景帝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
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
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
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不能言者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
甚甚於萬石君按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九字連讀歟美起下之辭秦校云石奮石建衍下石字按有石字語

自完足各本皆有秦說未知何見無是父云云者司馬云言父子孝謹相成也必也兩乎者吳云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爲美乎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者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素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本紀又云舜父瞽叟頑吳云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爲父而舜爲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叟頑雖有如無司馬云父子俱聖尤美按經傳凡言與言不如者多彼著於此或與恆情相反之辭如檀弓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晉語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呂氏春秋貴直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堯父舜子乃曠代未有之盛事而云不如義似可疑蓋此文不如猶云豈若孟子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云云卽此文之比言聖如堯舜而遭遇人倫之變猶有所憾豈若父子俱爲堯舜之著所以中明父子之美必也兩之說與檀弓諸文異例　注必不至爲子按弘範此解未得與與不如之意似非子雲本旨

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

何〔注〕含食也菽豆也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

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

謂僞覲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注〕覲其所以觀其所由

人焉廋哉人有含菽緼絮云云者音義含菽本亦作唅音同按唅卽含之俗說文無唅緼讀爲薀說文薀積也字亦作緼廣雅釋詁緼𦅸也說文絮敝緜也玉藻孔疏云好者爲緼緜惡者爲絮按緼絮與含菽對文義當爲褻若讀爲論語衣敝緼袍之緼則緼絮二字同詁與含菽字不相協矣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云云者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朱子集注云三月言其久孟子云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己有也章指云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司馬云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已輟斯亦儒矣何以處僞者俞云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訓之處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察之義文十八年左傳則以觀德德以處世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漢書谷永傳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並同何以處僞訓何以辨別其僞也棨按處者斷決之訓谷永傳顏注云

處斷決也今言處分亦即此意有人則作無人則轍之謂僞云云者世德堂本作轍下皆有之字宋云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轍而止之非僞而何君子恥之按此亦刺王莽之辭莽傳云莽事母及寡嫂行甚敕備莽子納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所謂有人則作也傳又云居攝元年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劉歆與諸儒博士皆曰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莽遂行焉所謂無人則轍也　注含食也按說文含嗛也嗛口有所銜也管子弟子職同嗛以齒房注云食盡曰嗛呂氏春秋仲夏紀羞以含桃高注云鸎鳥所含食故言含桃是含食同義　注菽豆也按說文尗豆也經傳多以叔爲之後又以叔爲伯叔字所以故別作菽檀弓啜菽飲水釋文本作叔云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　注親其至廋哉按論語文彼孔注云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

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注〕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如何

爲名之名其次也〔注〕力行近仁斯亦次矣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音

義爲名于僞切世德堂本無乎字非說見上爲名之名其次矣者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趙注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之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不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是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恐訓孔子疾歿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訓不朽之名也不好名必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注太上至如何左傳襄公篇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非至如何世德堂本作非至而何按如而古通　注力行近仁按中庸文

或問忠言嘉謀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謀合皋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注〕勗勉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注〕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

忠言嘉謀錢本世德堂本作嘉謨下謀合皋陶作謨合此校書者因皋陶謨乃尚書篇名故改謀合皋陶字爲謨而併改或問嘉謀字爲嘉謨也治平本兩謨字皆作謀今浙江局翻刻秦氏影宋本乃皆作

讀此又校者用世德堂本改之漢書匈奴傳贊忠言嘉謨之士語即本此明法言舊本作謨也言合稷契之謂忠者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姜原為帝嚳元妃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農耕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棄於部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又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敬數五教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按書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棄稷今偽孔本分臯陶謨為兩篇其所分之下篇改題益稷孔疏云馬鄭王所據書據此篇名為棄稷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王氏鳴盛後案云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臯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篇且孔穎達於書疏以馬鄭王合為一篇別有棄稷為妄說及作詩齋譜疏又引臯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據法言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遠立此論知楊所見眞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也此篇至晉而亡今之割臯陶謨下半篇以為益稷者乃晚晉人所分也西莊此說甚允子雲說經雖皆用今文然固非不見

古文者重黎云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苟非親見二書必不妄作此語此云言合稷契之謂忠亦正據尙書棄稷逸篇為說非想當然語也謀合臯陶之訓忠者臯陶見問明疏臯陶讀允迪厥德讀明弼諧夏本紀作信道其德今本道其二字互倒謀明輔和段氏玉裁考異云信道其德謀明輔和即允迪厥德讀明弼諧之詁訓也此云謀合臯陶之訓嘉亦用經訓為答其字不必作讀也司馬云言不以聖人之正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按即孟子云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及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之義邵如之何錢本作邵按說文邵高也邵正字邵通假字修身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部也下文年彌高而德彌邵字皆作邵錢本亦同司馬云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何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者音義庫音婢下也按說文庫屋卑引伸為凡卑之稱庫對邵為高而言也秦儀見淵騫疏斯見問明及重黎疏商君列傳云商君者衛之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語事良久弗聽後五日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復見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

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以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車裂商君以徇遂滅商君之家司馬云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入於狙詐矣按正文矣猶乎也言苟不能取法乎上而唯同流合汙之是務則如秦儀鞅斯之言與謀亦可以為忠嘉乎注勗勉按爾雅釋詁文言稷契皋陶之道雖高然非不可幾及苟能勉而行之則亦稷契皋陶也注庫下也按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庫下地也

堯舜之道皇兮〔注〕皇美夏殷周之道將兮〔注〕將大而以延其光兮〔注〕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注〕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注〕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遂乎人逆乎天堯舜之道皇兮云云者皇將互文而

以延其光分總承上二句皇將光爲亂堯舜以其讒云
云者司馬云盡美盡善 注皇美按詩烈文繼序其皇
之毛傳云皇美也 注將大按爾雅釋詁文以上二注
世德堂本皇冠以祕曰字 注平水土也按堯典云帝
曰僉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又呂刑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 注聖德同而禪代異按世德堂本禪代誤禪
代

或曰食如蜡〔注〕言精細也衣如華〔注〕服文彩也朱輪駟馬
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注〕
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注〕綸
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
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此亦泰況可滔天乎

食如蜡者音義蜡與蟣同御覽八百四十九又九百四
十七引蜡作蟣按食如蟣於義難通疑當作螘說文螘
霜雪之白也食如螘猶云食如霜雪狀精米之潔白也
螘誤爲蜡傳寫遂改爲蟣耳世德堂本誤作螘衣如華

者檀弓華而晥大夫之簀與鄭注云華畫也孔疏云凡給畫五色必有光華故云華畫也朱輪華駟畫馬者續淡書
輿服志注引古今注云武帝天淡四年今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
居左右按今本古今注無此文又引逸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金朱煌煌者
金謂印朱謂綬輿服志注引徐廣云太子及諸王皆金印纓朱綬然則朱輪駟馬金印朱綬皆淡時諸侯王之
儀也宋吳本於駟馬字下金朱字上有受天字吳云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按此涉下文舜禹受天下而誤衍
無以秦平御覽九百四十七引無以作不以又入百四十九引秦作太孟子云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
食於諸侯不以泰乎趙注云泰甚也朱子集注云泰侈也焦疏云肯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游抗之修注云泰
與汰同奢泰連文是泰亦奢也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者孟子云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五
兩之綸牟通之緉者兩古緉字說文緉一曰絞也力言緉綊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緉或謂之緉綊絞通語也音
義之綸古頑切又音綸按綸從系侖聲音當如倫徐氏灝說文注箋云綸舊讀古還切非其本音釋名曰綸倫
也作之有倫理也是本讀與倫同廣韻亦諄山兩收其古還一音未知起於何時蓋綸繫於腰以貫佩印綸巾

以繩貫巾其義皆與絣相近故讀爲絣音注家相承遂併絲繩之綸概讀古還切其誤甚矣按絣以綸貫印或以
綸貫巾不得遂有絣音此皆俗讀之陋不足爲訓古今注云漢舊制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段氏說文綸
篆注云自漢綬以上綬之廣皆尺六寸皆計其首按古今注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首多者系
細首少者系粗皆必經緯織成至百石而不計其首合青絲繩辮織之有綖無緯訓之宛轉繩若今人用絲繩
如箸粗爲帶者也然則綸蓋辮合五股爲之故謂之五緉也困學紀聞云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關按謂溫公注
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日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後漢書仲長統
傳按漢制官印多正方然都尉等印亦有長方者若鄉印則皆長方錢塘陳大令漢第藏留浦都鄉柜鄉三印
京師尊古齋主人黃百川藏西立鄉樂鄉二印竝同其廣略半於修即所謂半章印正有秩嗇夫所佩也 注
言精細也按論語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然以如螘爲喻精細似末安 注服文彩也按皋陶謨以五彩章施於
五色作服 注言當理也按注以不黍爲當理蓋亦訓黍爲甚甚者過當之謂事當其理則不爲甚也 注綸
如青絲繩也按宋云綸青絲綬也諸本注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似宋所據本無如字說文綸青絲綬也段

注本作糾青絲綅也云各本無糾字今依西都賦李注急就篇顏注補糾三合繩也糾青絲成綅是爲綸郭璞

賦云青綸競糾正用此語織衣注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釋草綸似綸郭曰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法

言五兩之綸李軌曰綸青絲綅也按各本此注皆作如青絲繩不作綅今本法言改糾爲如不可通矣按糾之

駁形近如故傳寫致誤注皆有秩嗇夫之印綬按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百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

注佩此亦秦按世德堂本作佩猶爲秦矣注況可滔天乎按世德堂本無可字滔天謂王莽漢書莽傳贊云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又敘傳云巨滔天而泯夏兮又云沓爾賊臣纂漢滔天

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注〕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注〕

天下通道五世德堂本作天下之通道五按中庸勉勵云天下之逵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通道即逵道也所以行之一世德堂本作所以行之者一勉者謂爲君臣則勉於義爲父子則

勉於親爲夫婦則勉於別爲昆弟則勉於序爲朋友則勉於信也注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按正文天下通道

五不言其日蓋以用中庸文故省略之此別以五常之道爲釋似於文理未協 注勉勵按說文勱勉力也今字相承作勵

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注]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注]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注]以稱禹也知情天地[注]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形不測百人乎[注]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者力有論衡效力王元長曲水詩序李注引鈜作力能音義扛音江洪鼎論衡選注引鈜作鴻鼎音義揭渠列切按說文揭高舉也知德各本皆作智德按下文德諧頑嚚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即分承此句知德字而言而以知爲智則此智字當亦作知論衡選注引鈜作知德今據改百人矣者謂百倍於常人白虎通聖人云百人曰俊義與此同扛鼎揭旗之力可謂百倍於常人矣然至此而止不能更有所加也德諧頑嚚讓萬國者左傳僖公篇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爲嚚按嚚諸堯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按嚚諸頑嚚讓萬國同爲舜舉舜以爲例也知情天地形不測者司馬云知與智同陰陽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容之俞云知情天地形不測與上文德諧頑嚚讓萬國相對爲文天地不能匿其情是謂情天地不測者無所隱其形是謂形不測按情形竝以名詞爲動詞謂智足以知天地之情窮不測之形也情天地形不測若伏羲文王孔子作易之聖人是也與測亦韻語百人乎者言智德如此何止百人而已白虎通聖人云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然則力之絕者百倍常人而止智德之絕者萬萬於常人而未已也　注此力百人便能敵之按謂一能當百即百倍常人之意　注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按文言及繁辭文弘範引此爲釋似謂知如字未得其義　注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按此似用問神篇形其不可得而制及聖人以不手爲聖人語意而推演之然實非此文之旨曲闡料之當矣

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注〕若順也禔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注〕

明而光其下堯所以爲君也順而安其上舜所以爲臣

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

閒臣曰若禔者音義若禔是支切又音支又音題按修身云士何如斯可以禔身音義竝與此同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者吳云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司馬云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教惡注若順也禔安也按世德堂本無此注因司封注有此語而刪之也若順常訓禔安見修身疏注明而至臣也按世德堂本兩所以字皆作之莊子天道云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注語本此注王莽至下也按篡位居攝當作居攝篡位

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

[注]惑此之甚者必亡而已矣聖人事異乎者白虎通災變云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

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
之威殆此謂也初學記二十一引春秋握成圖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明聖人事異故以爲間聖
人德之爲事云云者荀子天論云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
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
怪不能使之凶又云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
也而畏之非也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此常修德者本也之說繁露五行變救云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
之天下則咎除渙書谷永傳載建始三年永對云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
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此見異而修德者未也之說按此問答亦爲王莽而發莽傳天鳳元年
四月隕霜殺艸木海瀕尤甚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二年二月日中
見星三年二月地震大司空王邑上書乞骸骨五年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羣臣上壽以

為河圖所謂以土塡水匈奴滅亡之祥也十月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然則天鳳之世災異疊出而莽且以爲祥所謂凶人吉其凶者此皆子雲所見故曰本末不修而能存者未之有也亦及汝皆亡之意矣　注惑此之甚者必亡而已矣按當作此惑之甚者惑之甚即訓本末不修者也世德堂本無而已字

天地之得斯民也〔注〕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注〕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注〕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司馬云天地因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心也　注一人至爲心按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云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卽一人之得在心之義弘範謂以百姓之心爲心似非此文之旨

吾問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卲者是孔子之

徒與[注]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僞篡奪故楊子寄微言而歎慨焉

吾聞諸傳音義諸傳直戀切按引論語而謂之傳者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是漢時以論語等書爲傳記也劉向荀子序云其書比於五經可以爲法訓比於論孟也老則戒之在得者論語云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注云得貪得也釋文云在得或作德非按子雲以年彌高而德彌邵釋此文之義是其所據論語正作戒之在德戒猶諸也凡人於少壯之時多能彊學力行及衰老則志體懈惰不復能有所進益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故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德謂晚暮之年當益謹於德以成有終之美也義較孔注爲長下章德有始而無終云云卽反覆申明此旨則此章戒之在得字當作德無疑今各本皆作得乃校書者據通行論語改之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宋云邵美也吳云邵亦高也按義詳修身疏德彌邵卽老而益謹其德之效此能躬行孔子之所戒者故曰孔子之徒　注王莽少則得師力行按莽傳莽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　注老則詐僞篡奪按莽年五十一居

攝五十四即眞

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注]病瘳之深故有先瘳之喩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司馬云宋吳本作有始而無終歟有終而無始歟按有始而無終句絕與字屬下讀音義與有終而無始與如字是也孰寧者寧猶願也說文寧願辭也音義孰寧天復本作孰愈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者先病謂無始後病謂無終吳云德寧有終也　注故有先瘳之喩按世德堂本喩誤作愈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注]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注道至微妙按秦氏石硯齋影宋治平本妙作渺錢本世德堂本作妙浙江翻刻秦本同今檢治平原本正作妙說文秒禾芒也引伸爲凡微細之稱經傳通以渺妙字爲之先知忽眇緜作眄忽眇緜皆微也

渺即眇之俗老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王注云妙微之極也又老子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妙亦微也注語用老子當以作妙爲是

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注〕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秀穎德行之謂洪〔注〕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闡洪大俊哲洪秀者俊讀爲峻哲大學克明峻德鄭注云峻大也今堯典作俊德古俊峻駿三字通用俊與洪同義爾雅釋詁洪駿大也俊哲洪秀疑當時制科有是名故以爲問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者音義知哲上音智司馬云知哲當爲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按知哲秀穎皆文異而詁同上用如名詞下用如動詞言知足以知聖人斯爲俊矣秀足以秀出於羣行之宗斯爲洪矣古無智字知問爲知仁知亦爲知哲義亦然洪範云明作哲此仁知之哲也本書問明云允哲堯儃舜之重先知序云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此知問之哲也溫公未知哲有知問之訓又因問語哲秀對文哲乃仁知之哲則答說當與

相應故疑知哲字互倒然古人屬辭錯綜見義不必如後世行文之整齊知哲聖人義自可通不須倒置少儀孔疏云禾之秀穗謂之爲穎是秀穎亦同詁言智德如此乃始無忝此名豈俗學所能冒濫乎　注深識聖義是俊傑也按如弘範義則俊哲猶云傑出之智　注禾秀穎則實結按論語秀而不實者有以夫劉疏云凡禾黍先作華華瓣收即爲稃而成實實即稃中之仁也

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注〕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宋云擬或作凝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爲其事乃據禮而後事按吳本作凝吳云凝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司馬云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爲是爲非按溫公義是也動則擬諸事謂揆之事情必得其宜而後動也事則擬諸禮謂舉事則準之禮制必有合焉而後爲也

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陸士衡文賦李注引此文宋衷注云羣非一也音義之長丁上切羣行下孟切德行同按宗亦

長也初學記五引五經通義云泰山一曰岱宗宗長也言爲羣岳之長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注〕發號出令而民說之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曹子建七啓又求自試表又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李注三引此文並作太和求自試表注引乎作也讀與邪同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者宋云言觀書詩二典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司馬云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溫溫然和樂況生其世乎注發號出令而民說之按選注三引此文並引李軌曰天下太和在其在唐虞成周乎之下今各本皆無此注經解云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注〕縕亦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注〕傷悼習亂則好始治也〔注〕好樂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者周本紀云成王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崩太子釗立是爲康王成康之際

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公羊傳宣公篇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解詁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詩譜周頌譜令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十二諸侯年表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列女傳仁智載魏曲沃負上書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漢書杜欽傳載欽上疏云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冀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歌而傷之臣瓚云此魯詩也論衡謝短云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後漢紀靈帝紀載楊賜上書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機而作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李注引風俗通云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陳氏喬樅魯詩遺說考云此以關雎爲畢公作與論衡大臣刺晏之語相合蓋魯詩所傳如此按畢子

雲說詩皆用魯義故此以關雎爲刺康王之詩而云作乎上亦即大臣刺晏之說吳云習治習見治世之事按
謂康王之時詩人習於文武無逸之教故晏起雖小節即以爲刺也齊桓之時編而春秋美之邵陵習亂也者公
羊傳僖公篇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
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荊以此爲王者之事
也邵陵今三傳皆作召陵此作邵者蓋子雲所據公羊經如此鹽鐵論執務亦作邵陵下引公羊傳予積也今
本作序敘明公羊經作邵水經注潁水篇云齊桓公師于召陵闞駰曰召者高也其邑巨墟井深數丈故以名
焉解召爲高是亦以召爲邵御之覽蓋皆本公羊今公羊作召者乃後人據左傳改之召陵故城在今河南許
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吳云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
榮按習亂者春秋本據亂而作隱桓莊閔僖五世皆傳聞世傳聞世爲亂世也習治則傳始亂也者今本列女傳
傳關雎起興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李注引作關雎豫見王氏念孫云作豫見者是也漢書杜預傳贊
言關雎見微後漢書楊賜傳言關雎見幾即此所謂豫見也今本作起興者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妄改之耳

按此云傷始亂即豫見之說習亂則好始治也者此以齊桓之後爲治世乃謂傳公之後當入所聞無所聞世爲治升平世也孝經緯說公羊傳大題下引援神契以傳十九年即入治升平世此邵陵之役在傳公四年下距所聞世爲近故云好始治又所謂始治始亂者皆賢人君子先覩爲治亂之萌時實未至於治亂傳公世之未即爲治升平猶康王時之未即爲亂世也 注緼亦亂也按說文緼紼也紼亂系也引仲爲凡亂之稱廣雅釋詁緼亂也 注傷悼按說文慯憂也經典皆以傷爲慯字爲之 注好樂按詩彤弓中心好之毛傳好說也說樂同義依以上各篇音義例此當有好始呼報切語

疏十九終

吳　汪榮寶撰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注〕允信懷至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注〕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黃支之南者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應劭云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句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己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大夏之西者史記大宛列傳云大宛之跡見自張騫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

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

大夏其大夏居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天子乃令騫發閒使四道並出

其後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東鞮北女者音義東鞮都奚切按

地理志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孟康云音題晉灼云音鯷東鯷即東鯷也北女

來聞司馬云女女國也按後漢書東夷傳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輒生子云此東夷

之女國也文獻通考四裔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別種也東與吐蕃黨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

聞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又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略同此西羌之東西女國也三者並不得謂

之北女惟山海經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又大荒西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女子之國其地域不可

考或以在西北陬而有北女之稱然事涉荒誕不足置信法言此文皆據當時史事爲言信而可徵非若流談

稗說浮夸無實今以事實方與度之於北當言匈奴王莽傳元始五年莽奏云太后垂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

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

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云云於北惟舉匈奴是其明證吳胡部耶玉紹云北女者北匈奴也省稱曰北奴字斷爛脫有旁遂為女耳匈奴在光武時分南北二庭東觀漢記有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後漢書仍之為南匈奴列傳南對北立文今楊子稱北奴者疑匈奴之此時已分南北後南單于始求內附耳楊子單舉北匈奴所以明其遠也然匈奴之分南北自與羅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始事在建武二十四年冬見後漢書光武帝紀及南匈奴傳前此雖有五單于爭立之亂固無南北匈奴分立之事則以北女乃北奴之訛而為北匈奴之省稱者亦與史未合榮按下文訛訛北夷被我純續帶我金犀云云稱匈奴為北夷疑此文北女或即北夷之誤夷字漫漶傳寫因改為女歟來貢其珍珍與西為韻古音西讀如先與參聲相近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白虎通五行西方遷方也此漢時諸西如先之證匡謬正俗今俗呼東西之西音為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桂黝鯈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為洗是知西有先音也則此晉至唐時猶存矣再言漢德其可謂允懷矣者與下文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及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云云蒞同皆於王莽篡國以後盛

稱漢德以明人心之攸在舊君故國之思有不覺長言
之不足者也世鮮焉者音義世鮮息淺切　注不允信懷
至按並爾雅釋詁文爲伊訓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
以寬兆民允懷傳云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則
訓懷爲思弘範解此允懷字絕不據
彼爲說此亦僞書晚出之一證矣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注〕芒芒大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注〕宗夷者四方羣夷也

芒芒聖德秦氏影宋本作荒荒注同按
音義芒芒談郎切下同是音義所據本
此與下文芒芒天道字同司馬云李本芒芒作荒荒今
從宋吳本則溫公所見李本與音義本不同錢本亦作
荒荒蓋當時所傳李注別本如此今檢治平原本此正
文及注均作芒芒正與音義合秦本作荒荒者蓋據集
注語改之耳武義璜璜者音義璜璜音黃吳云璜璜猶
言煌煌也王云爾雅曰洸洸武也釋文洸舍人本作潢
詩谷風篇有洸有潰江漢篇武夫洸洸毛傳並與爾雅
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洸潢潢璜古同聲
通用陳氏喬樅魯詩遺說考云考古文苑班固車騎將
軍竇憲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僙僙又舞陽侯

樊噲贊戭戭將軍注亦引詩武夫僙僙是三家詩洸洸皆作潢潢桓寬鹽鐵論繇役篇引詩武夫潢潢段氏玉

裁云蓋僙僙之訣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孫櫂謹按此作璜璜疑卽僙僙轉寫之訣桀按重言形況

以聲爲義本無正字僙潢璜竝一聲子雲說詩皆用魯義此作璜璜蓋亦魯詩異文宗夷猾夏者堯典蠻夷猾

夷此云宗夷者湘鄉曾編修廣鈞云魏英義夫人碑書蠻作宗與宗形相近此文本作宗夷傳寫訣作宗耳吳

王吏部仁俊云宗讀爲竇說文竇南蠻賦也因以爲南蠻入之稱晉書晉義巴人呼賦爲竇因訓之竇人是也

故左太沖蜀都賦奮之則竇旅注引風俗通云巴有竇人慓勇然則竇夷卽蠻夷也按堯典於變時維孔山碑

作於天時雝書蠻爲宗猶書變爲天皆俗書之省也五帝本紀集解引鄭云猾夏侵亂中國也蠢迪王人者迪

讀爲妯爾雅釋詁蠢妯動也左傳昭公篇今王室蠢蠢馬杜注云蠢蠢動擾貌方言妯擾也人不靜曰妯是蠢

妯皆動擾之義妯本有迪音方言郭音云妯音迪爾雅釋文云妯郭盧篤反又徒歷反徒歷卽迪字之音也屈

國喪師者屈猶竭也詳重黎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疏無次者司馬云言最下也按此文亦爲王莽而發漢書

匈奴傳莽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

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
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
都侯右伊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
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
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
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産不可勝數緣邊虛
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
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
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
丁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
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
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于涇陽命
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毆之
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
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
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
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
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
策此文即本嚴尤語而約言之所謂無犬即無策之說
匈奴傳又云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
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

亡保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此眞所謂動吏擾士王人竭國喪之師者也 注芒芒大也按詩長發洪水芒芒又玄鳥宅殷土芒芒毛傳竝云大芒芒貌 注宗夷四方羣夷也按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廣雅釋詁宗衆也李注正得其義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注〕仁少威多

隼獵獵〔注〕搜擬急疾**未至也**〔注〕未合至德麟之儀儀鳳之師師者廣雅釋訓儀儀容也師師衆也司馬云儀儀師師皆和整尙德之貌以喩德服四夷按即芒芒樂德之喩胡云衆陶謨僞傳漢書敘傳鄧展注東京賦薛綜注皆訓師師爲相師法然則鳳之師師訓鳳飛羣鳥隨以萬數如相師師法也螭虎桓桓者音義螭丑知切按此用今文書牧誓語也僞孔本作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周本紀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集解引徐廣云此訓與螭同字亦作螭班孟堅西都賦李注引歐陽書說云螭猛獸也說文作螭云山神獸也引歐陽喬說螭猛獸也段氏撰異云歐陽尙書唐初已不存李蓋於各家注記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正合正牧誓說也螭正字離螭皆假借字陳氏今文經說考云說文所引歐陽喬說即歐陽

章句也歐陽尚書今文作彲說文所稱其正字也文選注引歐陽說作螭其假借字也說文螭爲龍之無角者也與龍同類彲爲獸之淺毛者與虎同類也按彲者古文螭者今文許引歐陽說作彲者以歐陽書之螭即古文書之彲也此作螭虎桓桓正與選注引歐陽書說合此子雲用歐陽尚書之明證也鷹隼獲獲者易解集解引九家易云隼鷙鳥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音義獲財千切又側板切廣雅釋訓桓桓獲獲武也司馬云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按即武義璜璜之喻桓獲亦韻語　注攫撮急疾按淮南子說山高注云攫撮也是攫撮同詁李斯列傳索隱云凡鳥翼擊物曰搏足取曰攫

或曰詶詶北夷被我純繢〔注〕純繒繢畫帶我金犀〔注〕金金印犀劍飾珍膳寧餬〔注〕寧餬餬其口也不亦享乎〔注〕嫌禮胡如此太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蕃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注〕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詶詶北夷者音義詶詶許容切又翔拱切按說文詶

訟也據六書故引唐本今本作說哅哅重言形況喧譁
之意字亦作哅荀子解蔽聽漠漠而以爲哅哅楊注云
哅哅喧聲也亦以匈爲之荀子天論君子不爲小人匈匈
匈也輟行注云匈匈喧譁之聲漢書高帝紀天下匈匈
顏注云喧擾之意被我純績帶我金犀者匈奴傳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按宣帝甘露三年正月句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句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
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
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
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又
明年按黃龍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
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寧元年單于復入
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呼韓邪死
復株絫若鞮單于呼韓邪子立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
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
時烏珠留單于復株絫弟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
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
時珍膳事餬御覽入百四十九引作曼餬按事餬於義
雜通當依御覽作曼楚辭招魂王注云曼澤也後漢書
杜篤傳章懷太子注云曼美也世德堂本餬誤作鏑注
文同按爾雅釋言餬饘也莊子人間世釋文引李云餬

食也然則曼觴謂精米之食與珍膳對文曼寧形近而誤宜帝紀甘露三年置酒延章宮饗賜單于是也不亦享乎者僉云享字無義乃厚字之誤隸書厚字或作厚婁壽碑高位厚祿是也亦或作厚度倚碑惠以厚下是也厚厚二形均與隸書享字作享者相似因誤為享耳此言單于來臣禮之太厚也按僉說是也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正作厚昔在高文武貢為兵主者訓三朝以米匈奴常為兵禍之主承[illegible][illegible]北東為答故省匈奴字也

匈奴傳載子雲諫哀帝勿許單于朝書云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及孝文帝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

羅侯以烏孫五萬騎護其西皆在質而還時鮮有所獲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塞也此高文武三朝匈

奴常爲兵主之事也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云云者匈奴傳載竟寧元年郎中令侯應對云今卑德質被天覆

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

弘翟其以客禮待之又匈奴傳載光祿大夫谷永等議云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藩即藩也說文藩屏也

經典通以蕃爲之子雲諫哀帝書又云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

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北庭陳見

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即此文之義可不享世德常本作可不享乎御

覽八百四十九引作不可不厚也司馬云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

之故也今幸而得北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按此章亦追論漢事以見恭之輕開

邊陲爲馭吏失道之至也　注純給績畫按說文純絲也絹帛也故訓純爲絹訓雜帛也說文績織餘也給五

采繡也經典多以績爲給此訓績爲畫亦謂爲給也給訓錦繡也　注金金印犀劍飾按上文金朱煌煌金訓

金印朱謂朱綬故此亦解金犀爲二事匈奴傳賜黄金璽玉具劍金即謂璽則犀當是以犀角爲劍飾也然玉具劍摽首鐔衛盡用玉爲之彼傳孟康注不得以角爲飾弘範此注亦想當然語榮謂犀者犀毗之略孝文前六年遺單于服物有黄金犀毗一兒匈奴傳彼顏注云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史記匈奴列傳作胥紕索隱云胥犀聲相近引班固與竇憲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然則金犀即黄金犀毗謂帶鉤故云帶我金犀也　注寧⿰齒胡⿰齒胡其口也按注未及寧字之義當作⿰齒胡⿰齒胡其口也寧字乃後人妄

增御覽引正文作曼⿰齒胡當是舊本如此則李本不必作寧也

龍堆以西〔注〕白龍堆也大漠以北烏夷獸夷〔注〕烏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注〕皆在荒忽之外不爲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此也

龍堆以西者漢書西域傳贊云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匈奴傳孟康注云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按亦作隴堆王逸九思踰隴堆兮渡漠注隴堆山名

徐氏松西域傳補注云即今順沙磧千餘里無水草大漠以北者說文漠北方流沙也古書亦以幕為之史記
匈奴列傳云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漢書武帝紀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云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云
沙土曰幕子雲諫哀帝書云浮西河絕大幕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者王云郡仍也仍重也數也言
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為也爾雅云郡仍乃也乃與仍同小雅正月之篇又竄陰雨鄭箋云竄仍也竄與
郡同按此與上數章義同莽傳云始建國元年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
印綬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
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
以此皆畔此莽構怨四裔重勞師旅之事云漢家不為則子雲之痛心於新室者深矣　注白龍堆也按西域
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是龍堆乃白龍堆之略言也　注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按錢
本作衣鳥獸皮也禹貢鳥夷皮服夏本紀地理志引皆作鳥夷夏本紀集解引鄭注云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
獸者地理志顏注云此東北之夷捕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竝與弘範義同王制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

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孔疏云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東北狄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　注皆在至此也按荒忽世德堂本作荒服又不爲下無此字周語戎狄荒服韋注云荒忽無常之言也匈奴傳贊引蕭望之云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是荒忽即荒服之訓但解郡爲郡縣屬之於義似未安

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注〕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欲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注〕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

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者朱崖漢書作珠厓武帝紀顏注引應劭云崖岸之邊出眞珠故曰珠厓又引張晏云珠崖言珠若崖矣按前漢紀武帝紀亦作朱崖與此同音義捐之與專切地理志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

人多佞陵之故來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賈捐之
傳云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
言得失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
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
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
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
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
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
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
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
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
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
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
之對云云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
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
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
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
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
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否則介鱗易我
衣裳者言病中國以事鳥夷是棄冠帶之族以求魚鼈
之民所得不償所失也捐之對云今陛下不忍悁悁之
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校

助饑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以爲額額獨居一海之中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恐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即此文之義後漢書楊終傳載終上書云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語本此文彼章懷太子注引此朱崖作珠崖鱗介作鱗介　注朱崖南海水中郡按今廣東瓊州府地朱崖故郡治在今府治瓊山縣東南三十里　注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按皆捐之對語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注〕殷富阜盛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注〕粲文采晏和柔享于鬼神不亦饗乎〔注〕實受其福明道信義信讀爲伸本書五百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又重黎親屈帝條信亟夫之單竝以信爲伸此亦同伸義訓伸大義於天下也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者司馬云粒食謂中國之民按王制云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有不粒食者矣鄭注云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大戴禮少閒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炅云粲然明盛晏然安和按廣雅釋詁

粲明也說文晏安也經傳多以宴或晏爲之粲也晏也謂能明上之教化而各安其業也粲晏亦韻語享於鬼神不亦饗乎者說文享獻也爾雅釋詁享孝也廣雅釋言享祀也左傳哀公篇其使終饗之杜注云饗受也此承上文而言謂王者能使其民既明且安如是而後孝祀鬼神則鬼神受之也享饗字古亦互通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云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按此亦剌莽不能務民之義而妄言符命之事 注殷富阜盛按說文殷作樂之盛稱殷引伸爲凡盛之稱殷阜同詁詩大叔于田火烈具阜毛傳云阜盛也張平子西京賦云百物殷阜 注粲文采晏和柔按廣雅粲文也文明義同爾雅釋訓晏晏柔也故注以晏爲和柔 注賓受其福按禮器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注〕日一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注〕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無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注〕

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

日一曰勞各本皆訣作口
一日勞按此承上文天道勞功而分釋其義曰一曰勞是釋勞義也考載曰功是釋功義也二句相偶爲文各
本作日一日勞義不可通此形訣之顯然者今訂正日一日勞者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虞云天一
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彊不息李氏道平纂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晝一夜不及天一
度故日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也考載曰功者堯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白虎通巡狩云天道時有所生歲
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於事則逸於道則勞者司馬云天則無爲自然而萬物生成
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又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萬機是其道勞也
注日一猶日日也按日一各本皆作日一日此因正文既訣遂併改注文以應之也天一日過周一度日日各
過周一度故云日一猶日日若正文本作日一日則日一日之爲日日又何煩解釋耶　注考成也載歲也按
穀梁傳隱公篇云考仲子之宮考者成之也白虎通四時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
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爲載三王爲年是考載即成歲也司馬云載事也天運行不息

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訓載爲事義同可通然李義爲優矣　注周而至曰功按世德堂本割裂正文自或問勞功至考載爲一段以曰功二字爲一段因割裂此注日一至歲也次正文考載之下而以周而在曰功次正文曰功字下此因正文既有誤字乃至失其句讀而強析注文分隸之也　注四時行百物生以喻無勞也按世德堂本無勞作其勞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無言即不勞之義故云喻無勞也作其勞誤注於事至機衡按名衡韻詁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注〕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媚莽之言或以爲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爲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楊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者王莽傳元始元年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

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乃下詔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今傳之無窮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是漢公者安漢公之略言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者詩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也莽傳元始四年有司請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晉義引柳宗元云伊尹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矣宋云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位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則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吳云班阿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爲言司馬云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政曰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楊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嘗入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楊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楊子爲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

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向使楊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已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楊子不死可也何爲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爲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楊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晉於萬來庸得免乎或曰楊子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刼僅以敏捷自免況楊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且楊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始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竝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中閒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楊子果好富貴則必爲莽佐命不在劉甄之下矣兪云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

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舋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則不自以伊尹周公而以爲虞舜矣楊子此言與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尹有莘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己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末曰今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亦不許其爲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喻矣或疑楊子爲旣不詔莽何必爲此言溫公釋之曰晉袁宏作東征賦云云溫公之論亦屬膚淺楊子特著此文蓋有徵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文曰或問秦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蓋以漢德上媲唐堯也中開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且上言允懷見氏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依楊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復爲莽歷歷可數至誠前知楊子之謂矣榮按法言此文最爲後儒詬病困學紀聞云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曲爲之諱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其爲子雲解脫者或

以此爲出於後人之附益張氏澍蜀典云太平御覽揚子恬淡寡欲以賓文自贈文不慮美人多惡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自周公以來云云縉寫多行於世至今無有自其心跡者按抱朴子云王莽之世貴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襲金累紫揚子雲確然忠貞之節形矣亦可見莽大夫之謬題目也凡此皆未達古人立言之旨而謬爲之說竊謂欲明此文之義有不可不最先明辭者即法言之成果以何時是也溫公謂此書之成當在平帝之世而弘範發揮本書微旨多云病纂之辭則以此書爲之成於莽世愚考子雲自序歷述生不著書至譔法言成而止凡此後更無它文則法言必爲子雲晚年之作其成書之年去卒年當無幾以本書各篇明文證之如本篇稱漢興二百一十載明用始建國元年莽篡命之孺子嬰昔稱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之語又稱復其井刑免人役莽制井田及禁民買賣奴婢均始建國元年事而重黎篇稱羲近重和近黎莽之分置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在天鳳元年詳見重黎疏則法言之成乃在天鳳改元以後辭事明白無可疑者是時莽盜竊已久曾天率土同蟾伏於新皇帝賊虐之下而此乃用其居攝以前稱稱莽爲公繫之於漢其立言之不苟爲何如孟子言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今謂其過於阿衡即不啻直斥其篡逆之惡故使此言

而發於孝平之世則不免於遜媚之譏若發於莽稱新皇帝以後則正名之義誅之嚴於斧鉞可也注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恥按此用本書五百語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注〕言人民衆多富盛也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注〕言若盡此諸美以倚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者音義引柳云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按前漢起高帝已未至平帝乙丑凡二百十二年後漢書張衡傳云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訓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此即子厚說所本然實未當宋云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桀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吳云子雲上稱漢德之尤懷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

漢載之中天是親民思漢德非爲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學人之徒歟二說雖與子厚小異然其以此文爲子雲逆知漢道之當復興則同但不言數而言理耳棻謂中天猶云極盛之子雲不興莽之纂漢故雖玉步已更猶視爲天命未改下文辟廱校學云云皆學人治致太平之事非極盛之世不能有此而漢興二百一十載始見其盛故云中天也司馬云庶者庶幾於治也辟廱以本之者說文廱天子饗飲辟廱王制云天子曰辟廱鄭注云辟明也廱和也古亦通作雍白虎通辟雍云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命云者後漢書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楊子之言主是驗矣按命說非也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莽傳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於茲功德爛然劇秦美新云明堂雍臺壯觀也校學以教之者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禮樂以容之者莽

傳元始四年莽奏立樂經五年正月祫祭明堂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臻願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天下與海內平之廣雅釋詁容飾也輿服以表之者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奏車服制度美新云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復其井刑者井謂井田刑謂肉刑先知云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即井刑之說莽傳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此莽復井田之事美新云經井田是也莽復肉刑未聞按先知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又云肉刑之刑刑也是子雲以肉刑爲刑法之正孝文罷肉刑其後議者以爲名輕而實重刑法制云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以去髡鉗一

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囂當時儒者之說皆如此莽喜言古制必當復肉刑之事美新云方之甫刑甫刑乃今文尙書呂刑之稱爲經典言肉刑之最詳者美新言方甫刑即莽復肉刑之證但史傳無文以實之美新李注引漢書云莽分移律令儀法此誤讀莽傳文耳彼文云始建國三年莽曰百官改更句職事分移句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下言官職更移而法令未定姑用漢法爲之更移字不屬下讀崇賢制裂文句以當方甫刑之說誤甚矣勉人役者宋云勉當爲免字之誤也按勉免古字通人役謂奴婢也孟子云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是人役乃古語莽傳始建國三年莽曰秦爲無道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臣民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今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美新云免人役字正作免唐矣夫者說文唐大言也引仲爲凡大之稱太玄玄衡云唐公而無欲玄錯云唐蕩蕩皆其義班孟堅典引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唐皇疊亂皆美大之辭與此文同意此章之旨宋注以爲唐爲皇後之中興者而言今以美新及漢書紀傳諸文考之辟雍以下皆訓莽制辭事甚明然子雲象論語爲法言而於終

篇盛稱詐僞之政義似可疑不知弃首明言漢典二百一十載見漢詐之未絕則此辟歷校學諸事凡莽之所爲皆歸之於漢使若漢之所爲蓋出之於莽則爲飾六藝以文姦出之於漢則固王者治定功成之所宜有事也是時莽既卽眞世已無漢而此於國亡之後猶著漢興之文位號可移而忠臣孝子之心終不可變子雲著書之意於是見矣注言人民衆多寡盛也按庶矣乎用繫辭其庶幾乎非用論語庶矣哉注失之其注言若至世也按弘範讀勉如字而解爲濟勉人則役字無義又以唐爲唐虞之世則因唐爲託名幖幟字所專而本義久曖故亦不得其說宋云以是道而化天下則唐堯如矣吳云孔子刪書始於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蘊百王之表則也司馬云用唐堯故事論云蓋以漢德上媲唐堯也其誤皆與弘範同

法言序[注]子雲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耳

世德堂本法言序分冠各篇之首按古書之序錄皆綴篇末或自爲一卷如史記漢書潛夫論說文之屬竝是淮南要略亦卽其類子雲此序總列至之後其例正同以之分冠各篇者乃宋咸所移而溫公從之非其舊四庫全書總目云法言十卷司馬光集注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之注尚存故光眞合四家增以己意各以其姓別之舊本十三篇之序列

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爲僞孔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訓子雲親旨反列卷末此非聖賢之法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按治平本序在書後卷數爲十三皆舊本相承如此今一仍之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注〕倥侗無知也顓蒙愚頑也恣乎情性〔注〕觸意而行聰明不開〔注〕闇塞之謂訓諸理〔注〕訓導

譔學行

漢書楊雄傳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以下全載此序文字與今法言各本頗有異同每篇目下皆有第若干字蓋孟堅所見舊本如此倥侗顓蒙音義侗音通說文大貌詩神罔時侗一曰侗未成器之人漢書顏注云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按倥侗疊韻顓蒙疊義皆連語不可析言音義引詩非此文之義恣乎情性漢書乎作于訓諸理顏云訓告也譔學行顏云譔與撰同見譔以爲十三卷下說文無撰古止以譔爲之祭統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釋文譔音撰按子雲論性皆兼性情而言故云學者所以修性也又云人之性也善惡混恣乎情性即不知修性之訓不知修性則視聽言貌思五事皆失其正而日趨於

下愚故曰聰明不開舉視聽以該五事耳學以修性一章爲學行一篇之要旨故其序云爾凡序言各篇之作意皆舉其尤要者言之　注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按漢書注引鄭氏云倥侗顓蒙童蒙無所知也與弘範義同　注觸意而行按學行云鳥獸觸其情者也觸意即觸情猶云恣意　注訓導按詩抑四方其訓之毛傳訓道也道導古今字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注〕禮樂備也終後誕章〔注〕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乖離諸子圖徽〔注〕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穢雜之邪路譔吾子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音義迄孔許訖切司馬云宋本迄作訖顏云言自周公以降至于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各本終後並作然後司馬云漢書及李本然作終是溫公所見臨本法言作終後與漢書同今治平本作然蓋亦修板據通行本改之今訂正李注於誕章絕句以乖離字屬下讀宋云然後誕章乖離當爲一句言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按宋讀甚是而以誕章爲詭誕之章則非劉敞云誕大也章法也言王道息而諸子起也

為得其義漢書敘傳云國之誕章博載其路顏注云誕大也謂憲章之大者班語正用此終後大章乖離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說文徽幟也經傳通以徽為之禮記大傳殊徽號鄭注徽號旗旗之名也諸子圖徽謂諸子各圖書徽幟白張一軍以與周孔之道為敵也漢書作圖微微即徽之誤蓋流堅承用舊本法言作徽傳寫者少見徽遂改為微也　注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按弘範訓誕為詭故云詭世之言顏云言其後淺末虛誕途章亦以誕章絕何與李讀同注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按弘範讀乖離諸子圖徽六字為何而釋之如此蓋解乖離為遠為去讀圖為啚而以為鄙陋讀徽為微而以為幽隱也韓勑修孔廟後碑以啚為圖是漢時隸俗二字互通然於義已紆顏同李讀而解為乖於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尤為支離法言用諸子字從無作七十弟子解者何得此序獨有異義耶

事有本眞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注〕克能咸皆**本諸身**〔注〕自求之義

譔修身事有本眞者吳云凡事有本有眞眞正道也按古詩十九首識曲聽其眞李注云眞猶正也陳施於意漢書作陳施于億李奇云有陳於億萬事也兪云溫公不言諸本有異同是其所據本

皆作悳然秘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則與司封本固作悳也按作悳是也事有本貞陳施於悳言事得其本正則能推行於悳萬事而無不通也動不克咸本諸身者司馬云咸感也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僞內無本貞不能正已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按溫公義是也咸感易咸象文本諸身謂反求諸身動而不能有所感則當求其本於身也注克能咸皆按漢書李奇注云不能皆善也義同弘範然與上下文意不能融洽恐非注自求之義按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芒芒天道〔注〕洪荒混芒之初昔在聖考〔注〕聖人作而萬物覩謂宓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注〕二五得中然後利見不可姦罔謀問道芒芒天道世德堂本天道作大道此承集注依宋吳本改漢書亦作天道昔在聖考漢書作在昔聖考李奇云聖人能成天道則訓考爲成胡云說文考老也獨斷老訓久也舊也聖考猶言古聖按綏之說是也古聖訓伏羲堯舜文王問道云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又云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考與

道爲亂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者吳云河出圖也人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不可姦罔者蘇林

云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司馬云姦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莫能易也按姦謂若中韓間

道云由其小者作姦道是也罔謂若非鄭問道又云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是也注洪荒混芒

之初按孝至芒芒聖德彼注云芒芒大也此以爲洪荒混芒者劇秦美新云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

茫之時疊間罕漫而不昭綜世莫得而云也混芒即混茫也注聖人至成章按宓羲世德堂本作伏犧又上

脫謂字言天道者莫備乎易易始伏羲故注以宓羲爲說舉最初作易之聖人以該後聖耳宋以此注獨指伏

義畫卦爲謬未達其旨注二五得中然後利見按此仍據易義爲言先知云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

中則愓不及中則躐即此注所本宋亦皆爲非類可謂不善讀書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神心忽恍世德

堂本作惚怳漢書作曶怳按忽恍雙聲連語忽曶同聲恍怳同字說文無恍顏云曶讀與忽同蕭該漢書音義

恍韋昭熙放反今音況爲是司馬云忽恍無形按老子云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忽恍又云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忽恍字用此經緯萬方者司馬云方道也按即問神云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神天明照知四方之義不必以方爲道也恍方爲韻事繫諸道德仁義禮漢書義作誼問道云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彼注云不可無之於一按儒與道之異同在此神經萬方儒道之所同也事繫諸道德仁義禮儒之所以異於道也說詳問道疏子雲言神言心而必繫之於此五者是其學之所以爲醇乎醇而異於黃老者也朱子語類云揚雄全是黃老又云楊雄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又云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時也乃老子說話可謂一言以爲不智者也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者顏云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朱云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也按煌疆亦韻語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者李奇云常行遜順備不虞司馬云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

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爲明也按明燭無福處常之非也遜于不處應變之道也明足以處常又足以應變則能全其性而順受其正也程子遺書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禍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此於昔賢立言之意無所體會而妄以輕薄施其謗訕乃晚宋陋習不足爲訓

假言周于天地[注]假遠周徧**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謨寡見**

假言治不本作遐漢書作假溫公集注從之世德堂本因承作假按寡見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又假則僞焉治不本作假音義好假音遐下同漢書此序作假疑本亦作假傳寫改假耳今改與寡見同一律周於天地贊于神明者繫辭云夫易廣大配天地又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荀爽云贊見也干寶云贊求也幽弘橫廣治平本橫作橫世德堂本承集注廣作度漢書作橫廣兪云宋吳及溫公本均作橫度當從之廣卽度字之誤耳橫與光同書堯典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橫被四表是也度與宅同堯典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五流有度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是也然則橫度卽光宅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光宅天下此即楊子所本榮按橫廣與幽弘對文幽弘皆深也修身云其爲中也弘深幽弘即弘深之謂弘讀爲宏說詳彼疏橫亦廣也皆疊義連語幽弘承贊于神明而言橫廣承周于天地而言若依俞說則幽弘光宅義不可通矣絕于邇言者李奇云理過近世人之言也司馬云可絕於近言言遠去之遠邈也　注假遠　按對邇爲文故訓爲遠漢書作假其義亦同彼顏注云假至也似併寡見篇首數語未見矣　注周偏　按治平本偏作遍今依世德堂本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注〕範模譔五百

經諸範漢書作經諸范顏云經常也范法也按範者范之假漢書作范疑本作範傳寫改范耳司馬云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爲萬世之常道　注範模　按詳學行疏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注〕哲知譔先知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者鄧展云鼓亦動也司馬云鼓謂鼓舞按先知云何以治

國曰立政又云鼓舞萬民者號令乎又云化其可以已矣哉又云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此即擿取彼語隱括爲文者也莫尙於中和漢書尙作上古字通先知篇自甄陶天下以下皆論中和之德義見上各本文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者民情即思數之事所謂　爲政有幾也然則知幾其神者無他道焉知民之情而已　注哲有知按知各本皆作智誤也本書多以哲爲知聞之知問明允詰堯儃舜之重注語詰本知也詰哲同字孝至知哲聖人之詰謂俊注云深識聖意識亦知也此文顏注云哲知也即用李義各本作智乃校者妄改今訂正司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也此因不知哲有知聞之訓故以爲哲之形誤耳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注〕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　一槩諸聖〔注〕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譏

重黎淵騫　參差不齊顏云言志業不同也參音初林反　一槩諸聖漢書一作壹顏云槩音工代反譏

重黎下各本皆別有淵騫序云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此乃校法言者據漢書增補絕非其舊音義引柳宗元云此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蓋後人增之

或班固所作宋祁校漢書於淵舊序下云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共序又引張慈云慈疑弘範不見漢書中序故云共序是則李本別無淵舊序較然甚明蓋重黎淵舊皆論春秋以後國君將相卿士名臣之事本爲一篇以文字繁多故中析爲二於是淵舊雖亦爲一篇然非別有作意故不爲之序漢書此文乃淺人見此篇有曰無序疑爲缺失遂妄撰此二十八字竄入不獨文語俗近如子序所云又且意義與重黎序複重了無所取因非子雲舊文亦併不得以爲班固所作也自漢書竄入此序後校法言者因悉據漢書增補竄以顏注定其者品及文質也八字則入而柳注宋校所謂淵舊無序與重黎共序之語不可解矣然則子京校漢書何以於說丁漢道句下又云李軌注法言本說作迄耶蓋當時通行法言均已補入此序其云李本無此序者據舊本言之云李本說作迄者據通行本言之也集注於此亦云宋吳本迄作說今從李本是溫公所據正卽子京所見之通行本今治平本作說則又修板據漢書改之非宋初之舊矣注一以聖人之道槃不之按顏云以聖人大道概平卽用李義韓非子外儲說槃者平量者也俞云舊讀皆於齊字絕句非也詩載馳篇毛傳曰進取一槃之義正義曰一槃者一端然則此云一槃諸聖不可通也疑當於一字絕句淮南子修務篇故立

天子以齊一之是齊一連文之證惟北參差不齊一故必槩諸聖也學行篇序曰訓諸理五百篇序曰經諸範此云槩諸聖句法正同按孟子禹稷當平世章指云上賢之士得聖一槩又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指云好善從人聖人一槩似皆一端之義足爲曲園說之證然弘範解一槩罔不用此義古書中文字相同而解釋各異者甚多未可執一求之也

君子純終領聞〔注〕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檢柙〔注〕蠢動也迪道也檢柙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則〔注〕開通也則法也謨

君子純終領聞者國語周語純明則終韋注云終成也蠢迪檢柙者爾雅釋詁蠢迪作也作爲也此與孝至蠢迪王人異義彼文謂動擾即釋詁之蠢媿此文訓作爲則釋詁之蠢迪也檢治平本作撿今依漢書改柙各本及漢書皆作押今正司馬云檢押當作檢柙檢柙猶云法式荀子儒效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注純善也領令也按純善古音相近方言純美也美善義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非德不純

索隱云純善也領令亦同聲通用李奇云領理所問也讀領爲理於義未安　注言善於終而有令名按顏云

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失令名全同李義司馬云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

故也亦與李義相似此皆未得終字之義　純終領聞訓善成其令名非善終與令名爲二事也　注蠢動也迪

道也按此析蠢迪爲二義似亦未得　注檢柙猶隱括也按隱括說文作檃栝矯曲木之器引伸之亦爲法式

說詳修身疏故此以釋檢柙之義顏注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

心〔注〕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四方驩心謨孝至寧親莫大於寧神者

司馬云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卽其義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

心漢書歡作驩按孝經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歡正字驩懽皆同聲通用　注言尊至驩心按顏云安

寧也言大孝在於寧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卽本李訓而敷衍之

疏二十終